

# 漂 在 城 市

罗婕 编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书名：漂在城市

作者：罗婕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年7月

ISBN 7-80099-606-9/C · 53

定价：4.00 元

## 目录

终生美丽的鸟，候鸟（代序）

### 一、艺术家的日子

- 1、出发的理由
- 2、人与人不同
- 3、也算活着
- 4、上山下山，何去何从
- 5、咖啡馆中的人文思想——都市中的实验戏剧
- 6、摇滚人是什么样子
- 7、妖媚的视觉系
- 8、演绎另类艺术——现代舞

### 二、自由职业者的世界

- 1、认识自由人
- 2、自由撰稿人的美丽人生
- 3、广而告知的背后
- 4、T型台上走着的人生
- 5、形形色色的精彩
- 6、自由成“病”
- 7、他们的职业感和困扰
- 8、有“碗”就有“饭”

### 三、边缘人的故事

- 1、惟有飘荡
- 2、异乡
- 3、边缘人创造世界
- 4、底层的虾米
- 5、最苦的人
- 6、小姐，你早
- 7、站在边缘的我们

### 四、IT的光环

- 1、只争朝夕
- 2、IT人的钱包
- 3、IT人的私生活
- 4、IT人的艰难
- 5、新浪传说过后
- 6、不一般的IT记者
- 7、在WTO的平台上
- 8、能找钱者为王

## 五，寻常人家寻常事

- 1、搁在一旁的梦想
- 2、老三届
- 3、永远蜗居
- 4、上有老，下有小
- 5、脸靠脸，背对背
- 6、简单幸福
- 7、我要留下来

# 终生美丽的鸟，候鸟（代序）

在我还很天真的时候看过一个幼稚的电视，里面主题歌唱到：“我是神奇的旋风，哪里有温暖，我就往哪里走。”鸟儿高飞在空中，寻找自己的方向，累而不苦。

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把自己的文笔和思路打磨得坚硬干脆，像块擦拭得很亮的生铁。这当口，古古找到了我，开场白十分简单：“你愿不愿意写一本书？”

我就开始了，现在全书终于完成。

这个过程对我来讲十分的困难。我几乎在写一些我不关注的人。鲁稚对我说：“写了一本书，你就会对你写的东西有较深的了解了。”所以，我很感恩，这是一个成长。

我出生在上海，成长在上海，我从来没有长时间地离开这个地方。我有很远大的梦想，试图去进行很伟大的旅程，可是这都没有什么用，我被家庭、环境等各种因素牵绊在这个繁华的城市。我知道我没有资格抱怨，因为一切对我而言都太好了。这本书给了一个机会，让我有可能去洞察城市里别的人的日子。

鲁稚说，你要站在一个俯视的位置去把握文章，因为我们是看重分析。所以，我一直努力把自己置于高处，置于这些人的生活之外来写。刚开始很容易，我自己非常大的优越感使得这个要求轻而易举地就做到了。后来越来越难了，我觉得自己在往下沉。我看了很多资料，然后就无言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体会他们的情感。曾经的初稿中我引用了大量材料，后来这些都由于失去了我的味道而被删掉了。

我之所以会在后面的一些文字中出现表达上的不确定，是因为我慢慢觉得自己也是漂荡中的一员。心一直在流浪。自己的茫然带来了文字上的含糊，我很抱歉，可是我想是出于对所有笔下这些的人的爱才会这样，是出于爱。

不知多久以前看到一句话：你脚下踏着的这片土地很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精神家园。当时一点感觉都没有，现在打字的同时突然就冒了出来，渐渐铺展开。

我们向往城市可能因为梦想，也可能只是为了金钱和享受。其实后者也是梦想的一种形式，不过通常在人们观念中它被扭曲为利欲熏心的追求。

候鸟的停留有些是因为自愿，有些可能是无奈之举。无根的时候滞留在哪里又有什么要紧。他们会以怎样的状态生存，我们不常关心这种问题，仿佛一个被当作栖身的角落就是城市对于他们的恩赐了。实际他们得到的太少太少。他们在背离风向飞行的同时将自己从大部队中抛了出来。他们不会得到很多的同情，的确，所有的选择都是咎由自取。他们也不需要太多的同情，自己选定的方向即使曾经犹豫，那都是值得为之拼搏的。

上个礼拜看了个电视剧很感动，其中的女主角当被问及下辈子想当什么的时候回答，她想做一棵树，永远在一个地方不用迁移。我受了启发然后就问一个外地考到上海的同学同样的问题，她说，一条鱼，在海里自由自在的鱼。在上海的这些日子里，她遇到了数不清的挫折，用她的话讲比之前所有加起来的都多，可是从来没有后悔过。

从她的家乡到上海要乘18个小时的火车，人很多，往往全程不能上厕所。我想我这个人是比较没用，仅因为恐惧行程就一直不敢跟她去看看那边的山明水秀。然而她，还有别的人，突破了，来了，留下了，过得磕磕绊绊，拥有一点点滴滴的小幸福。

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曾经对我说，我们所要找的是一个位置，适合自己的位置，我已经找到了，但你还没有。她问我，你到底在等待什么？我将目光转向窗外，因为我也不知道。总在思想反复的纠缠中，始终不能够摆脱。心飞在空中，脚踩在地上。有些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电影里那种得了早衰症的病人，看人生只觉万事皆空。另一些时候，我又发现自己是最天真的孩子，我最喜欢的话是“只要有梦，就能实现”。

我想我是有同类的，我以前住的地方弄堂口有个伯伯，很沉默。我喜欢坐在他家门口的空地上晒太阳，有天和他聊了聊，惊奇地发现伯伯的梦想是当一个外交家。在他赚了第一笔工资的时候，他问人家借了8块钱，买了个录音机。走路就随身带着，说话就录下来，然后回家放给自己听，不断修改。后来他当然没有成为外交家，他过上了中国大多数人都过得那种日子，一直在那个厂干到下岗。他聊得高兴了，

跑到楼上去把录音机拿下来给我看，壳子都裂了，用橡皮筋绑着。我很崇拜他。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了解我对他的崇拜，或许会觉得我和他一样可笑。

愿意忍受漂泊之苦的人是勇敢者，愿意为了责任感而忍受没有追求的生活的人更是伟大。我们可以采取激烈的方式宣泄情感，传达梦想，我们也可以选择沉默来祭奠理想。

我以前做过一个主页，里面有一句话，当时觉得很映衬我的思想：假如有了翅膀却不能够飞翔，那么，要翅膀干什么..

这本书尘埃落定的此时此刻，我想，可能我永远都不能够飞起来，但是我的心一直在怀念那一个个我没有去过的地方，一直在怀念一件件我没有勇气做的事情。

我是一个普通的人。

## 艺术家的日子

大风吹~~~~~

窗外飞来小小的希望

翅膀是那么的脆弱,经不起大风吹

进来了,进到了没有土给你生长的地方

你高兴吗?还有希望吗?

别再自作聪明了,别进来了,外面那么好~

## 出发的理由

试想某一个普通的午后,一列火车由这个国家中部的某个小站头开出,隆隆驶向东方或者南方或者北方,总而言之远离那个出发点。车上有一个青年,坐着,不干什么,那么他是要去流浪了。

飞蛾扑火的时候心中定是十分快活的。

踩在某栋老房子的底层,我们应该提醒自己要慢步轻声,极有可能地下室里住着的是位艺术家,也许他画画,也许他是摇滚青年,也许.....

在这些人的眼中,城市是艺术的发源地,他们的思维极为深刻且简单,梦想是执着的理由,出发的决定也可能仅仅是因为某一天突然在电视上发现某个城市有着他们的同类。他们的离开如果我们究其本源其实是因为在老家混不下去了,不是说吃不饱,没工作之类的事情,而是他们觉得自己的思想受到了抑制。你说假如一个人觉得自己每天在弹琴给周边的一群牛听是不是很无聊,所以当然要走掉。

通常他们没有结婚,万一他们已经结婚了,至少他们没有孩子,并且一定非常后悔自己的婚姻,这又成为他们选择到别处发展的一个理由。人的力量和想法都是很难估测的,假如你的心中精神的力量不够,你会觉得什么事情都是在牵绊你,家人,住房,福利等等等等,可是假使你铁了心追求什么,脑子也不用动了,世上什么不可以抛弃,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挡你。流浪的艺术家就是这样一类人。我们可以称赞他们的勇气,也可以唾弃他们的不负责任。世间事物果然是相对的。

他们经常愤世嫉俗,如果他们还年轻着,我们称他们为“愤青”,或许直到他们老去,世界还是以他们所不能习惯的方式运转。

他们离开家乡,踏上火车(他们通常是乘坐火车,这不仅仅因为经济所限,火车本身就比较比飞机更昭示一份风尘仆仆),他们来到一个大都市,开始一种新生活,艰难并且有诱惑,在他们进入繁华的那一刻必定是亢奋不已。我从不相信那些所谓的地下艺术家真的愿意长久的过着唯有梦想没有可口饭菜的生

活。我更愿意把他们的坚持理解为在哪儿活不是活，既然都出来了，还回去干吗？这个想法肯定大多数的艺术家都会否认，其实有什么关系，又不是丢人的事情。

他们的出发通常没有什么人送行，即使有也往往是至亲的父亲母亲之类的；通常不会有什么感人肺腑的送别场面，因为如果是那么依依不舍，根本就没有离开的决心了；通常情况会是这样，他们已经坐进火车了，亲人最后嘱咐一句：“在外面，自己当心”，一般性不会有那句别人常听到的“别老挂念家里”，说了这句显然有点自作多情的成分。他们的道别有可能就像电视里经常看到的镜头，火车已经开远了，站台上人孤零零地站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本身就活得像电影一样。

试想某一个普通的午后，一列火车由这个国家中部的某个小站头开出，隆隆驶向东方或者南方或者北方，总而言之远离那个出发点。车上有一个青年，坐着，不干什么，那么他是要去流浪了。他可能会起身去泡水，路过某一个座位，发现那个位置上坐着一个同样神情的青年，瞥一眼，双方便可以知道是同一种人。

他们和民工很不一样，民工通常是大包小包，成群结队，怀里揣着在那个城市已经扎住脚跟的老乡的地址，手里捧着妻子临行塞进车窗的橘子，为的是路上解渴。民工通常希望在路上多结识一点朋友以求多份机会和照应；而他们通常不屑于和常人说话，他们可以除了睡觉，吃饭，剩下的时间便是观赏车外风景。偶尔他们或许也会和同样年轻同样有梦想的人搭个话，不过这是极少数。搭话的方式也和民工不同，后者通常先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很掏心地说一些有关于即将面临的打工命运的话，而他们则但愿同别人讲话这件事当作对方的光荣，开口就是：“哥们儿，哪儿的？”

或许火车开个两天三夜，一个人上去，也就这个人下来。不过也有另外一个可能，他们在火车结识，并决定从此一起打天下。

然后呢，他们就到了目的地了，或者说暂时的驿站。他们要在这里闯一闯，或许就成功了，或许还是不行，那也没有关系，改革开放了，东南沿海一溜都是发达地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而且一般来讲艺术家们总是要辗转几个地方才能算是行走过江湖了，也才能被圈里的人认同下来。不断的出发本身就是一种资历的积累，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青年人，唯有足够的青春才经得起时间和空间这样的消耗。

## 人与人不同

他们基本上没有偶像，个个都觉得自己是太阳。如果什么人让他们崇拜，那也一定是已经作古了的叛逆之人。

世界上连两片相同的叶子也找不出，那作为个性代言人的艺术家们更是千姿百态，个性鲜明。

画画的跟唱歌的就很不一样。看他们待人接物的方式就可以对此中不同有所了解。你若是准备拜访一位画家，那么最好是有个预约，否则从你走进画室到你们俩开始交谈其中可能要相隔几个小时。画家见到你时毫无表情是最普遍的反映，假如你们相识很久，或许他会优雅的指着旁边某个凳子示意你等待。可如果你是想去看一个乐手，那么一边走进他的房间一边你就可以把带来的啤酒打开了，他会立刻停下手中的一切和你畅饮一番，就好象这一天他所有的工作就是为了你的到来。

做音乐的往往一分钟就把你当成生死之交了，搞静态艺术的往往认识多少年了，回头谈起这个人：我只是认识他，没什么交情。这不是说前者比后者更值得信任，这只是长久的以来所形成的一种本能，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的，谁都是朋友等于零。

从事静态艺术的喜欢观察，杯子，椅子，毛巾，牙刷，生活中的所有元素都可以成为画布上的永恒，因而他们有着不同一般的挑剔。画室可以是凌乱不堪的，但画家中有着相当一部分对某个生活细节有着类似于洁癖的固执。而乐手呢，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是耳朵，他们可以闭起眼睛去感受世界，实际上很多的乐手在演奏的时候就是闭着眼的，听觉是最他们认为最敏锐，最正确获取信息的方式，而弹奏时运用的手指

和呐喊时调动起来的声带是他们在接受信息后经过自身体会，然后宣泄的一种方式，是为了让别人了解才发生的，对他们自己来讲意义并不是很重大。

艺术家们不相信任何人，可他们也比谁都要来的天真。所以就会有那么一些明明是狡诈的商人却冒充知音去掠夺艺术家的创作成果。抗争总是徒劳，能让你咸鱼翻身的话，人家也就不是精明的商人了。然后艺术家们就愈加颓废，沉浸在神圣的光芒中不愿意投身于俗世，周而复始，不能自拔。

他们还有一种，那就是行为艺术家。把他们脱离其他种类似乎很不应该，可我又想不出来他们算什么。他们是很好玩的人，并且我觉得最好玩的应该是看他们表演行为艺术的观众。我时常觉得观众在那时完全是被耍的猴子，自己还乐此不疲。从天桥上突然往下掉，身后却栓着保险绳，你不要告诉我他们是准备好了为艺术献身，并且这件事情本身所带来的快感是远远不如了解观众反映后的快感来的更为快乐的，这句话我讲的很拗口，大家要理解，我是在描述艺术。

区别也不仅仅是上面三种那么简单的，在每一类艺术家内部也有很鲜明的不同，这也可以打个简单的比方，就像是画画，有些人就喜欢油画，有些人则热衷于工笔画；玩音乐的有些人沉醉在 R&B 中，有些人就是爱摇滚。不过我的意思并不指他们所从事的专项不同，只是从中也能看出他们个性中的差异。油画画家很唯美，大胡子是我们见的比较多的特征，它代表通常就是从事油画的；而工笔画画家则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他们看上去就像普通的老百姓一样，但分外清爽，严谨到让人吃惊的地步。有些弄音乐的很忧郁，很神经质，而另外一些则走向一个反面，虽然也很神经质，但其狂热的激情仿佛火山喷然而发。等等等等。

然而，他们既然统称为艺术家，就有着相同的地方，最明显的有两点。

他们基本上没有偶像，个个都觉得自己是太阳。如果什么人让他们崇拜，那也一定是已经作古了的叛逆之人。他们是这样想的：人家死都死了，给他点面子吧。从这个意义上讲，尼采可以成为他们共同的精神领袖，如果他们知道尼采的话。

他们比较容易获得爱情，更加容易失去爱情。一种形式是强强联手，两个人都是艺术家，共同的追求会将他们联系在一起；还有一种是男艺术家和清纯的女大学生的爱情，这样的感情往往对学生的伤害非常大，也有可能这个学生因为这档子事情最终也愤世嫉俗了，也去当艺术家流浪到什么地方去了。

在此，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艺术家中的半边天。女性虽然在这个流浪的种群中比例和成就都非常少，可是她们确实存在。她们有些已经突破了性别界限，和男的一起追逐梦想，但有相当部分并未忘记自己的性别，这在画家中更为多见一点。她们的艰难超乎想象，因此她们人数很少，可是她们有可能比男性更为坚决，自从她们走出家乡便意味着很难再以一个普通女子的身份回去了。没有退路的时候，人总是最绝望，最敏感也最让人敬仰，假如说在整个艺术家群中有什么是我所崇敬的话，就是这样一些孱弱而坚强的女性，尽管她们不太成功。她们的结局往往悲惨，往往没人注意过，可她们不简单！

## 也算活着

他们生活得很艰苦，但他们仍然不懂得节约。偶尔少数明白赚了钱要攒起来的人，基本上已经开始脱离艺术家这个光环了。

艺术家有点像猫，白天的时候他们通常睡觉，因为夜晚他们要为生存或梦想忙碌。

上海南部有条很有名的路叫淮海路，旧时叫霞飞路，是上海灯红酒绿的象征，不过这些年它发展的很好，淮海路这三个字的牌子也已深入人心了。它代表了一种生活品位，上海从前有种说法就是将地域作为区分标准分为“上只角”，“下只角”，淮海路所经过的卢湾等区便是“上只角”的典型，宁愿住的房子差一点，地段也要挑那里，这是上海人的共识。从它衍生出来的衡山路，茂名南路，华山路等等都成为了艺术家展现自我的场所。有许多的个人画廊开在那里，里面的作品从几百元到几万元不等，经常是一个月

只要能卖掉一幅画就可以供开销。不过能够开画廊的是已经比较成功的那些，绝大多数是街头艺人，画一张画像可能是 20 元，但你是 20，别人可以 10 元就画，既然都是无名小卒，顾客当然没有选择你的道理。10 元，画吗；不画；好的，走吧。

画画还是比较容易生活的一个行当，比起做音乐的。地铁站里有人会拉小提琴，可上海到底不是巴黎，人们顶多听一听，有几个会往帽子里扔钱呢，这样的形式毕竟还是比较稀少的，更何况是在精明的上海，你是拉给大家听的，凭什么我掏钱？有钱的人都自己有车了，坐地铁是大腕的毕竟还是少。我曾经在轻轨里碰到一个歌手，弹着把吉他慢慢移动，走到面前的时候我十分尴尬，显然他不等同于乞丐，十元，这是我放的数目，我很心痛这笔钱，可以让我轻轨从头坐到尾三次还可以再找一元。有位小姐极厌恶地说了句“走开！”另一位则紧锁眉头，无奈的掏出一包已经开了封的糖果放进他斜挎在身上的包中。告诉我，艺术家，你还想保卫尊严吗？

这样的在轻轨地铁等公共场所卖艺的乐手也是属于艺术家中比较失败的，假如稍微有点真本事可以去一些酒吧，舞厅等作现场秀，刚开始干这行，付出的努力实在是很不值钱，走一场可能只有 50 或 100 元，但这是被专业艺人培养公司即通常我们所说的“星探”发现的最好机会。可干这一行资历的恰到好处很重要，如果你刚来，那么根本没有机会到那些“星探”常光顾的高档娱乐场所去演出；如果你已经混了很久了，那结果往往很无奈，这么久都没有出名，人家也就不太会再看好你了。

行为艺术家在上海似乎没有市场，也是上海的治安所不允许的。偶尔也能听说某个人去爬金茂大厦的墙壁了，但很快就会有最新的消息传来，那个人是失恋了想自杀。为爱情寻死的人哪个城市都有，但不能因为他通过爬世界第三高楼企图结束生命就判断他成为了一名行为艺术家。所以，上海，没有。

艺术家们生活的很艰苦，通常他们再艰苦仍然不懂得节约。偶尔少数明白赚了钱要攒起来的人，基本上已经开始脱离艺术家这个光环了。房租是支出的大头，我看到的有点艺术气质的人都有拖欠房费的恶习，这并不是他们道德上的问题，只是一种骄傲的表现方式，他们的钱来的容易，花的也容易，付房钱的时候总是他们正好没有钱的时候，这个情况真是令人沮丧，他们常认为是房东的责任，他在不适当的时间来收钱。他们甚至为自己经常的揭不开锅而得意，苦行僧似的忍饥挨饿是他们认为通往艺术殿堂的必由之路。他们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但他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行动在验证这句话。

他们好象孤儿，我们的眼睛看不见家人对他们来讲的意义。有些人的流浪可能是因为没有家人，但更多的是有的。他们很少往家里寄钱，因为一旦有了钱，好的生活要同好的朋友分享，他们有很多朋友。可是这并不代表他们不去邮局，相反他们中的一部分经常去，去收汇款。我有的时候会想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会是什么样子，有一点可以确定，不是他们那个样子，因为一个普通的家庭是经不起两个艺术家折腾的。在西北的高原，他们的父辈头脸朝下，手抓黄土，用血汗延续着琴弦或画笔上的生命。

除了画家，音乐家，行为艺术家，其他很多的人也是艺术家。我的能力和视野所限现在突然记不起来了。我写文章的人都不记得了，还有多少人能够记得，他们怎样生活，他们可以生活吗，哦，忘了那句話了，越是困难，生命就越是顽强。

## 上山下山，何去何从

他又犹豫了，最终他踏上了 66 路，将一元钱的硬币扔进自动投币机。车门缓缓关上，由于年久失修发出扭曲的声音。他站在司机旁边，看着视线中的出租车离他越来越远。这一天，他开始下山了。

有个我很不愿意再写出他名字的少年作家一天接受电视台访问，人家到他学校去采访他，进他寝室的时候，他拿出两包方便面对着镜头说：“没有办法，为了生存。”后来这个少年作家被上海一份著名报纸评为“愤青”的代表。那句话也成为了经典，告诉世人生活是多么无奈，为了艺术他们不得不去吃这些恶

俗的五谷杂粮。而实际是这个少年作家没有一天是不风光的，他的感叹简直是在讽刺那些真正的愤青。真让我恶心。

我们的流浪在城市的艺术家们渐渐地适应了生活。极少数的人成功了，可以说，一千个中有一个能够最终被主流文化或者社会承认就不错了。其他的呢，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呢？生活就像一座山，其实在顶峰的两边道路是一样的。他们经过了从山底出发，爬山，到顶峰，看了风景，发现自己一无所成，然后他们下山。我的意思是，原先他们在街头为人画画，在地铁里唱歌那是为了艺术，为了梦想，他们愿意忍受生活的磨练。现在他们做当时同样的事情，为了活下去，不同的是现在他们没有梦想了，或者说梦想抛弃他们了，有可能永远都不回来了。

这样一个上山到下山的中转不一定是一个确切的时间概念，也不一定非要有一件什么标志性的事情来引导。有一天黄昏，某个愤青起床，刷牙，拿好吉他，出门准备去他这一年来一直去的酒吧唱歌。突然发现外面下雨了，他左顾右盼，等待出租车的到来，突然又想起了似乎听房东说66路可以到那里。他犹豫了，等待了一会儿，将衣服遮在头上冲进雨里去寻找66路车站。找到了，66路来了，这时一辆出租车也慢慢地开过来，挡雨刷一晃一晃，路灯把车玻璃照的如同流苏般的艺术品，异常美丽。他又犹豫了，最终他踏上了66路，将一元钱的硬币扔进自动投币机。车门缓缓关上，由于年久失修发出扭曲的声音。他站在司机旁边，看着视线中的出租车离他越来越远。这一天，他开始下山了。

在街头，那个画家坐在那里，有人走来：“多少钱？”

“20。”

“10块。”

“……好吧。”

这一天，他也开始下山了。

艺术家们往往不能立刻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改变，可他们是艺术家呀，他们那么敏感，难道他们可以丝毫不察觉吗？不会，只是他们不想面对。他们会聚合在著名的棉花糖俱乐部，听着爵士乐，看着新加入进来的流浪艺术家，看着他们懵懂却狂傲的表情，就像看着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呈现在眼前。他们不会抢着付帐，因为他们知道新人们虽然口袋没几个钱却一定会毫不吝啬的倾其所有。渐渐地，他们连棉花糖俱乐部也不去了，有去那个地方的时间不如再多接一点活儿，而且他们也不想看到那些新人。他们互相这样解释这个举动：跟那帮子什么都不懂的毛孩子讲个屁！他们得意地笑，然后转过身，平静地收回刚才的表情，镇定地开始忙碌。他们会越起越早，最终像老百姓一样朝九晚五，当然那个时候显然他们从事的也不是当时的工作了，没有一个酒吧会在中午的时候营业。

他们的思想没有进入主流思想，他们的人回到了主流人群，让我们欢迎他们，并为他们的过去写上墓志铭：有个灵魂曾经为理想而闪耀。

艺术家们必须有个抉择，因为他们离开了艺术什么都不会，假如一个人面面俱到，什么都知道一点，什么都能干，那么他必定不是艺术家，他缺乏一个先决条件，个性。但这个抉择似乎很痛苦，在他们的行为慢慢下山的时候，他们的心灵有可能依旧置身于一个较高的位置。

着陆有两种方式，软着陆或者硬着陆。

软着陆是提供给那些已经成功了的艺术家的，比方说他有一天决定不仅仅弄画画这件事情了，同时成立一个室内装潢公司，用他的话讲，以更接近老百姓的方式传达艺术的可能性。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专心从事室内装潢了，开始了新型马桶的开发，此时已经完全与艺术无关，可是谁会去在意他原来是个画家呢，人家认识的只是个装潢公司阔气的老板，偶然有人提及他昔日的为艺术而奔走，那一定会觉得他当时是在陶冶性情，更为他的财富增加一个艺术的光环，艺术对于他来讲从此便只是装饰了，他也会慢慢忘记当年的追求。这种人出现的这种情况就是软着陆。

但本文所代言的大多数艺术家显然不是上面这个类型，他们只能重重的往下摔，经历一次硬着陆，然后再决定方向。他们彻底放弃了艺术，即使刚刚开始转行的时候他们还企图能够做一点跟艺术相关的事情或捍卫一下曾经从事艺术的手。《北京人在纽约》里王起明初到美国还想在交响乐团干点啥，后来知道不行，在一个加油站里，他要求老板给他一份工作，并且希望能够是让右手休息的工作，因为那只手他

需要拉琴。最后他在一个中餐馆找了份洗盘子的活儿，戴着手套洗了一阵，实在不爽，脱下手套的时候，他知道以后再也不能拉琴了。当时看电视觉得这一集写的极好。我们的流浪艺术家就是在做着这样的事情，当然上海没有这么多的地方需要艺术家们去洗盘子，老实讲他们笨手笨脚的也干不好，可以做什么呢，体力活呀，这么多公司的电脑需要搬进搬出，艺术家们上，他们发现自己现在和民工没有什么区别了，一点艺术细胞也没有的年轻店长把他们呼来喝去。

城市里开始流行一种叫做复古的生活状态，大家开始寻找自己生活的源头，评论家们在报端写着某个省某个小山村是泥塑的起源，艺术家看了，呸，我就是从那儿来的。已经成名了的那小部分艺术家在接受电台电视台采访时说他们极为厌恶都市的生活，希望早一天能重返自然，站在广场大屏幕前的艺术家们看了，操，这小子当年还不是坐我马路对面十块钱给人画张画的，两个大人画了就附送一个小孩儿的画像。

有什么办法呢，胜者为王败者寇。

那然后呢，就这样耗着吗，没有理想的时候大家开始关注生活了，老婆孩子都没有，名声财富也不可及，混这么多年算是怎么回事？不干艺术了连爱情都没了，可又似乎也忘了当年干艺术时的劲头了。回去吧，家里人看着赤条条去，赤条条回；不回去吧，难道在这里呆到老死，城里连电费都比家乡贵。

我们的艺术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谁叫他们这么纯洁呢，除了艺术其他什么事情都不能算计，果然和我们这些人是不一样的。

## 咖啡馆里的人文思想——都市中的实验戏剧

曲高和寡不可避免，他们也并不准备让民众都来看这样的“阳春白雪”。在一个人人都觉得自己很有文化，很有知识的今天，要将一个常识问题讲清楚，已是很不容易了。所以，从事这个艺术的人期盼的并不是教化大众，而是寻求精神上的同路人。

上海有个真锅咖啡剧场，在城市的南部，借用的场地是个咖啡店。不清楚是由于实验戏剧的表演使得这个店声名大噪还是这个店很好地宣传了实验剧，总之现在它很出名了。

那里离上海戏剧学院和音乐学院都很近，科班出生的艺术家们经常将它作为落脚点。还有一些走南闯北的搞艺术的，路过上海这一站了，不去那儿结识一点同类是不应该的，所以生意很好，连锁店遍布几大商业区，但真的为艺术作贡献的还是原来那家。

在我还没有看实验戏剧的时候，我已经将它归为前卫，先锋艺术一类了。因为实验戏剧，所谓的前卫性，探索性表现在它的“反戏剧上”。传统的戏剧所对应的是与故事和情节相关的“表演”上（人们习惯表演），而实验戏剧所对应的是与故事词汇相关的“动作”上（人们害怕动作）。

从事实验戏剧的人们很不同于一般行走江湖的艺人，他们大都有非常好的音乐素养，这是必然的。原因很清楚，或许没读过戏剧专业的人也在搞排练什么的，可这些人压根不知道实验戏剧的含义，他们在出发的最初就将自己的旅程定义为风餐露宿型，准备好了吃苦了。实验戏剧的追求者是高贵的，物质的保证是先决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实验戏剧最简陋的场地也得是一个什么咖啡馆或礼堂，而不是街头圈地为舞台。

复旦大学附近的 Caesura café 的主人在复旦寒窗七年，一直专注于实验戏剧探索，他所属的剧团，是国内颇有名气的实验戏剧团体“夜行舞台”。毫无疑问，Caesura café 中交流的首要话题是试验戏剧（当然地包括电影）。Caesura 一词尽管生僻，但意味隽永。首先这是一个在戏剧中经常出现的术语，指诗歌和戏剧中韵律的间歇、停顿。引申义为巨变的瞬间。难怪许多复旦的留学生每每路过时，都要驻足停留，这是一家足以引起所有知情人关注的小咖啡馆。它的中文名字“壹天咖啡”来自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永恒的一天》。

曲高和寡不可避免，他们也并不准备让民众都来看这样的“阳春白雪”。在一个人人都觉得自己很有文化，很有知识的今天，要将一个常识问题讲清楚，已是很不容易了。所以，从事这个艺术的人期盼的并不是教化大众，而是寻求精神上的同路人。

弄实验戏剧的人是典型的养尊处优的艺术家。吃饱的时候我们才会去动脑筋争取吃好。实验戏剧探索者就是在平凡生活或者说平凡的艺术生活都不能满足他们的前提下，开始向往精神世界的沟通。他们的表演有时极为抽象，《等待戈多》是最著名的。

“愿让实验戏剧折腾死”的孟京辉不可不提。这个人在北京的影响极大，已经形成了“孟京辉戏剧”。南北文化向来存在较大差异，但他编排的《坏话一条街》在上海这边还是造成了一点声势。这个戏我看过，很糟糕，但由此也使得我多一点地关注了实验戏剧这一老树新开花的现象。

知道实验戏剧的人不多，喜欢的更少，这个艺术领域基本上喜欢的人都自己亲自上了。观众中很多本身也可以去当演员。他们是天真和复杂的结合体，他们在展现主题的同时自身也被深深困扰着。和一般的话剧不一样的是，话剧往往用最直白，最精神抖擞的语言将思想传达给观众，实验戏剧剖开的是问题，并且他们将这样的疾病保留始终，不去解决，只是让人看着，然后反思。

对于实验戏剧的崇拜者来讲，空闲时光还是离不开这个狭小的圈子。偶尔他们也会看看别人的生活，这个没有什么要紧，只是使他们在重新站在咖啡馆的舞台上时更为骄傲和目光犀利。他们不承认自己某些时候颓废，他们总是认为自己是社会中最积极用脑的一群人，不是像其他人那样固步自封。

北京人艺里最德高望重的艺术家都已是老人了，实验戏剧中几乎没有上了岁数的人，完全是青年人用“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矛盾来窥探社会，形式通常是激烈，扎眼的。他们所希望的就是这样一种思维上的冲击，依赖肢体语言和为数较少的话语的帮衬来达到内心郁闷的宣泄，空间的隔离效果也是表达中不可缺少的辅助部分。

“僵化的、对自己和他人原有的成品进行沾沾自喜的重复的‘正统戏剧’不是实验戏剧。没有年轻人的想象力，瞻前顾后，貌似完美实则中庸，貌似成熟实则江郎才尽的‘老年戏剧’不是实验戏剧。实验是一种姿态。”孟京辉说着。

艺术说到底了最有趣的还是干艺术的人，只当自己是好的，实验剧也是。

## 摇滚人是什么样子

外面对摇滚人有点误解，我上次看《北京故事》里面一个情节讲到一个摇滚人是同性恋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干摇滚的，没这点刺激根本搞不出来。早些年有些个摇滚乐手吸毒被曝光了，再加上他们妆容较为独特，大家对做这行的印象就好不了了。

崔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中国的摇滚应该是从他而起的，现在他的演唱会已经没有人去看了，淘汰一个人物，我们只需要很短很短的时间。

很多人在说“我爱摇滚”，包括地痞流氓们也经常有文化似的说着punk!punk!这难道也是中国的punk？能骂街就算是punk？不少人还在崇拜黑豹，唐朝，难道这就是中国金属的后备力量？

不是的。

在北京，在广州，摇滚音乐人以他们的方式坚持着，风光无限却也极其艰难。

女孩子们手中拿着许巍的磁带，以为自己算得上是摇滚迷了，就好像她们看英超是为了欧文一样。

摇滚乐在中国最好的地方肯定是西安。只有那样的土地才可以发出那样的呐喊。但如果一个乐队被我们所认识，那多数是在北京，这件事情没有办法，于是做摇滚的人儿波涛汹涌地往首都挤，于是摇滚在北京成为最流行的音乐，而摇滚乐手却是最不值钱的一群人。

你知道，在北京城里，是个人都会有乐队，而且多数还是朋克。所以我说，有一个乐队并不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要是心情好的话或许会给乐队起个不怀好意的名字，要是正好没空的话，乐队或许就叫做“蹦蹦”，“嚟嚟”之类毫无含义的名字。中国人说，名儿俗的孩子好养活，摇滚乐手通常就是以这样的态度来看待给乐队取名这个简直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情。再说，懒，是摇滚人共同的生活状态，不懒怎么做摇滚。

一个人基本上不能摇滚，总得攒了几个人才好。乐队里有分工，主唱、吉他手、鼓手、贝司手是必须的人员。

主唱当然没有问题，肯定是最惹眼的人。如果你长的很好看，那很好，说明乐队的硬件还过得去；如果不幸你长得不够好看，那么尽量胖一点吧，满脸横肉现在很流行，再不行，那就走另外一个极端，骨瘦如柴也是有特点的。唱很重要，不用多讲，要是唱不好其他也就别谈了。

吉他手没什么好说的，总得有一个，起点作用。

鼓手弄得好的话比主唱还要风光，现在追着打鼓风走的青年很多。

贝司的“社会影响力”小，贝司手“社会地位”最底。你肯定有这样的感觉，在我们身边乐队中的贝司手一般由一位性情敦厚者担当，在乐队中不论从业务上还是地位上讲都是“跟随者”的姿态。他可能是吉他手的表弟，也可能是鼓手的初中同学。正是由于贝司的特殊地位，我习惯把贝司手看成这个乐队实际状态的“底限”——就像有人以观察别人家的厕所的档次来判断主人的卫生情况和生活水准一样——贝司强则乐队强，贝司弱则乐队弱，贝司跑则乐队散，贝司吃饱则乐队吃饱，贝司笑则乐队笑……此法竟屡试不爽。

出了名的乐队还是挺多的，比方“舌头”，6个被烈日和沙石养育的新疆汉族青年，98年在广州开战，后在北京成事。舌头被称为是“痉挛”的、“另类”的、“晦暗中杀机四伏”的、亦正亦邪的。乐风凝重、扎实，配合默契、善于用节奏表达情绪。颇受老崔的赏识，更因多次担任他的暖场乐队而声名渐起。还比方“地下婴儿”，一个北京的乐队，固定成员只有兄弟二人。中国摇滚第一支“脏”乐队“苍蝇”等等。

我很喜欢一个叫“陈尸”的乐队，现在弄的是死亡金属之类的东西，跟所有真正在做摇滚的音乐人一样，他们的作品很难用文字表达出来。

现在摇滚火了，谁都跑出来凑热闹，就像叫“达达”的那几个人。

对外对摇滚人有点误解，我上次看《北京故事》里面一个情节讲到一个摇滚人是同性恋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干摇滚的，没这点刺激根本搞不出来。早些年有些个摇滚乐手吸毒被曝光了，再加上他们妆容较为独特，大家对做这行的印象就好不了了。

实际上的摇滚人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确实有点怪。这种怪并不是天生或有些报道说的那样冥冥中受到牵引造成的，完全是后天所致。摇滚的气氛比较适合夜里，所以摇滚乐手通常在夜间活动，常久的习惯使得他们不太适应阳光的照射。至于吸毒之类的恶习，每行都有，可能的确可以在神经上刺激一下创作灵感，但也定不是长久的办法，笨到要靠这种办法来创作的摇滚人也是活该了，没什么好同情，成不了大器。

国外的摇滚已经有些年头了，这跟人家的社会背景有关，其实在中国我觉得摇滚并不很符合国情，但反正已经进来了，又有这么多人追着捧着，那就干下去吧，多元化对于艺术发展来讲应该不会是什么不好的事情，磕磕绊绊难以避免，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发生许多让人笑话的事情，一批又一批的摇滚人会因为不得志而徘徊于都市的大街小巷，前赴后继，这些都没有什么关系。雏鹰因风雨而强健，羚羊的奔跑因狮子而日益迅疾。中国的摇滚在展翅中。

## 妖媚的视觉系

华丽喧嚣的表象下，

是纯净无垢的灵魂，  
以震撼心魂的音乐，  
谱一曲纯白的摇滚。

视觉系基本也属于摇滚的一种，以妆容独特见长。这本书不是说明文的简单叠加，所以我也就不太在意是否有层次上的重复了，关键是介绍一些都市中的生存状态。

视觉系艺术是标准的舶来品，来自东瀛，日本的很多音乐都很不错。

视觉系艺术讲究的就是颓废美型，注重的是化妆和舞台表演，他们的演唱会起码有一半时间是在跳舞，当然音乐也是他们很看重的。视觉系乐队的鼻祖是 X-Japan，他们的风格基本继承欧美的 ROCK，也有抒情的，比如那首《Forever Love》），不过已经解散了。

中国在做视觉系艺术的比较的少，大多是打个擦边球，妆化得吓人一点就当自己是视觉系的了。

视觉系的从业人员比摇滚人平均学历要高，最起码他们还知道有这样一种音乐表达方式。通常他们亲理亲为所有的事情，包括化妆，他们没有固定的化妆师，主要原因是乐队起步之时没有这样的条件，而当达到一定程度后往往不习惯别人来摆弄自己的脸，所以他们的化妆都极具个性，决不会千人一脸，但不怎么高级的化妆品对脸部伤害极大，妆一卸简直是不能看，由此转变为一种无奈，平日里也只好这样，这也使得他们更为远离常人包括圈子里的人。

看到他们的脸我总会想起从前《花仙子》里的一个娃娃，终日戴着面具，没有人看见她真实的表情。

他们通常打扮得比较中性化，高跟鞋，穿皮裤，穿艳丽的时装，于是有人就说这样的基调和“性取向”有关，说这个话的是一个娱乐记者，娱乐记者都很无聊，大惊小怪是他们最大的特长。说白了，大家都希望自己很美。就像曼森一样，他很模糊性别概念，很本能的那种感觉。他要表达的不是说我是同性恋，我是双性恋。尤其在这个年代，性别已经很模糊了，视觉系只是表达得比较奇特而已。

银色灰尘是比较著名也比较正宗的，SILVER ASH [银色灰尘] 乐队组建于 2000 年，这支乐队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支视觉摇滚乐队，SILVER ASH 的音乐制作方向是一种融汇了迷幻音乐、英式摇滚、哥特摇滚及传统硬摇滚等丰富元素的全然不同的新乐队音乐，它应该同时拥有宏大的背景、凄美的旋律、强劲的电吉他和声、迷幻的意境和超然的理念。

和别的所有做摇滚的乐队，视觉系的乐队会有一个灵魂人物，在银色灰尘里这个人是凌。他们的组合比较典型地反映了都市中视觉系的构成方式，几个大学生，出于对音乐的热爱走到一起，发现做视觉系音乐的比较少，别的路都被人家踩烂了，那就干这个吧。于是开始了。个人的名字也只是一时觉得口感好，就叫出来了，没什么含义。

曾经看过他们一场 LIVE，华丽的服饰唯美的造型让人眼前一亮，凌是乐队的主唱兼队长，美艳的外形成为全场的焦点，他的声音带有些迷幻的色彩，现场感觉很好。凌本人非常喜欢《风琴》这首歌，这首歌是他在 2000 年创作的，是一首抒情的歌曲。

都市的一些人喜欢听这个，那是因为都还是孩子，和年龄没有关系，只是在心里要求那份纯粹的感觉。日本的艺人十分疯狂，他们更多达到了人性的本质，强烈的欲望和清洁的灵魂撞击，产生出的音乐是没有国界的。他们生活在夜晚的角落中，宁静中爆发。上海只有南部的几个酒吧偶尔会有他们的表演。他们真正的追随者并不是跟风产生的，完全是处于精神上的一种需要，这也是视觉系艺术不同于其他表现方式而存在的一个原因。

华丽喧嚣的表象下，  
是纯净无垢的灵魂，  
以震撼心魂的音乐，  
谱一曲纯白的摇滚。

朋友的主页上缓缓移动着这几句话。那么花哨的字体使得我不得不查看源文件才能知道它是在写什么，好对。

视觉系的将来不是很难预测，我觉得可能是过眼烟云的吧。大家都是喜新厌旧的人，今天我们看妖媚的装束觉得很好，明天可能就追逐清风一样的淡雅了。作为干视觉系的人本身来讲，他们也会成长，某天突然觉得要离开了，可能就走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当男孩成为男人的时候，他们会卸妆，然后安静离开。剩下的观众也只好平静接受现实。

他们说艺术是空气，实际是我不知道视觉系之前也过得很好。人们对于一种艺术的难以割舍可能是因为内心的占有欲，我既然已经有了这样东西就不能失去它，大家是这样想的，所以分外的狂热。视觉系就像代表他们主流的[彩虹]乐队的名字一样，刹那划过天际，正巧被大众发现并赞赏了，以后再回过头来想想，都没有什么要紧，这年头，谁没了谁活不了？

## 演绎另类艺术——现代舞者

任何一行知道个皮毛都不是很难，钻进去就不容易，尤其是搞艺术的这行，众人眼光不同，不一定即时得到认可。画画什么的还好办，至少东西留下来，后人自有公断，像跳舞这一行，你若不是大家，没有什么人会给你来摄像什么的，过了也就过了。

舞蹈的形式有很多种，有可登大雅之堂的芭蕾舞，有遍布大小舞厅的迪斯科。本文所要关注的是从事另外一种舞蹈的人，现代舞者。在中国，以金星为首的现代舞曾经以其前卫和个性而受到关注，一度成为媒体追踪的热点。6月12日，第一堂在健身房开设的现代舞课，在北京马华俱乐部亮相。

金星小姐的著名可能很大程度上因为她曾经是一位“先生”，变性手术本身就是一件还未被伦理道德普遍接受的事情，更何况这件事发生在一个作为公众人物的舞者身上。她的初衷我们不去管它，但现代舞因此列入了我的视线，使得我有兴趣去关心一下城市里别的追求这类艺术的青年。

在北京和上海，现代舞更多的被认为是一种健身方式而不单纯的是艺术。如果说健美操是奔放的、外在的，那么现代舞应该是含蓄的、内敛的，它对形体的改变是循序渐进的，它不是出大汗，一下子身轻如燕的感觉，而是细致的改变，它更注重身体的协调性、柔韧性和内在气质的训练。经常跳舞的人，会有一种特别自信的感觉，我是最美的，这对于女孩子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城市里面跳现代舞的女性很多，各大健身场所都有教授这样的课程，但跳得好的基本上还是男性，这件事情很无奈，好象很多领域都是这个样子，可能现代舞所需要的刚柔并重男性更容易把握好。

过去，现代舞者都来自各舞蹈专业团体。这些年，随着现代舞的普及和深入，越来越多有思想的青年人接受了现代舞的理念，舞者来源非常广泛，可能是白天在公司上班的白领，也可能是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主妇，更多的是来自异地，追逐梦想的青年。他们的共同点是普遍较年轻，这是因为现代舞对体力的要求相对较高。

如今大学生纷纷拥入现代舞圈。今年“五四”青年节前后，北京将一连两周举办首届青年现代舞蹈节，参加者是全国大专院校学生。中国现代舞展演是1999年以“北京—香港现代舞周”开始的；2000年展演范围扩大到海外华人的现代舞创作，大学生也首次参加了现代舞汇演。

现代舞者主要依靠肢体语言来传达感受，这样的方式越来越被青年人所采纳。从前看一部北京的电影讲一个舞者来到京城，寻求在舞台上的发展。灯光清淡地打在身上，现在想来那个好象就是现代舞。北京舞蹈学院，甚至一些街头舞蹈班都有现代舞的教授。参加者基本上是本着发展兴趣爱好的态度去的，真的希望把这个作为人生目标的非常少。

任何一行知道个皮毛都不是很难，钻进去就不容易，尤其是搞艺术的这行，众人眼光不同，不一定即时得到认可。画画什么的还好办，至少东西留下来，后人自有公断，像跳舞这一行，你若不是大家，没有什么人会给你来摄像什么的，过了也就过了。现代舞则更为困难，不像传统舞蹈有一个评判的准则，完全依靠内心的把握。

练舞蹈的人都比较艰苦，形体上的要求很高，使得他们丧失了许多生活的乐趣，但在他们眼中，这些都是小事情，所以旁人也不用替他们可惜。音乐美、色彩美、灯光美，用美丽的人体跳出美丽的舞蹈，给观众带来美的享受，这就是现代舞的主旨。舞者在给予别人美的同时，自己也在被艺术本身的力量所打动。艺术给人的快感是不可以估量的。

现代舞能够充分发挥肢体语言，它不像古典舞和芭蕾那样有太多的模式和局限，它是充分展现的，是释放能量的，对于演员来说跳现代舞特别幸福，它展现的是现代人的想法。

舞者孤独的，惟有清冷的生活状态才可以使他们对艺术产生思考，作为现代舞者，这样的孤独尤其明显。在灯红酒绿中演出的很少有现代舞者，所以相对充足的物质准备是必要的，因为假设你想通过表演现代舞来挣生活费通常会比较困难，看得懂的人很少，对牛弹琴没有多大意思。因此在都市中，尚未成功的现代舞者一般会采取别的形式来养活自己。

以前看那个北京的电影，末了那个跳现代舞的改行了，做了跟艺术毫无关系的事情，有些可惜，却也是较为多见的。现代舞不能跳一辈子，干得好的最后可以去培养新人什么，干得不怎么样的基本后来也就放弃了。不用太过遗憾，至少当时曾经热血沸腾，庸庸碌碌的人们可能永远无法体会。

## 自由职业者的世界

现在的风吹吹停停。

现在的阳光照照遮遮。

现在的空气闷闷郁郁。

现在的我混混噩噩。

现在的心情晃晃悠悠

## 认识自由人

走在街上，你碰到老同学：“干什么去啊？”“见个客户。”你想他什么时候成了白领了，上个星期明明听说他在酒吧里当 DJ。这就是自由职业者的生活状态。

自由职业者这五个字在脑中的第一反映好象跟艺术家很像。但他们其实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艺术家为的是梦想，他们为的是悠闲的生活，前者比较伟大，后者比较快乐。两者我都喜欢。

它还有个名字叫作 SOHO 一族，它所象征的理念不仅仅是在家工作，更是一种轻松收获的代名词，当然付出的劳动通常是数量不多，质量要高。它的来源主要有两条，一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休闲自主的生活很适合他们，而且那时他们并不需要为生计太担心。还有的是从原本的工薪族转化过来的，这个抉择必须非常的慎重。你首先要考虑你有没有足够的技能使得你能在将从事这个行业中生活得很好。如果你所拥有的技能不是很赚钱，或者虽然很赚钱，但你的技能在同行间不够出类拔萃，或者你的年龄优势正在丧失，你都很难在这个行业中生活得很好。技能或经验关系不足不能靠自由职业谋生，很多人盲目成为自由职业者，然后发现过得还不如工薪族。

自由职业者的内容很广泛，比如撰稿人这是最容易想到的，还有例如医生、律师、记者，艺术家、经纪人等，它的比较严肃的定义是男性未满 60 周岁，女性未满 55 周岁，未与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有一定合法经济收入的自雇人员。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规定年纪，可能是因为唯有年轻人才具备那一份独闯天下的活力。